

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

中

編 續 庫 文 方 東

績成總之學舊理整者學代清

(中)

編 主 五 雲 王
五 聖 李

念 年 十 社 雜 東
刊 紀 週 三 誌 方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

梁啓超

第三章 校注先秦子書及其他古籍

自清初提倡讀書好古之風，學者始以誦習經史相淬厲。其結果惹起許多古書之復活。內中最重要者爲秦漢以前子書之研究。此種工作，頗間接影響於近年思想之變化。次則古史書地理書等之研究。足以補助文獻學的也不少。

關於子書研究的最後目的，當然是要知道這一家學說的全部真相，再下嚴正的批評。但是，想了解一家學說，最少也要把他書中語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。然

而這些先秦古書都是二千年前作品，所用的字義和語法多與今不同，驟讀去往往不能索解。而且向來注家甚少，或且並沒有人注過，不像那幾部經書經許多人揣摩爛熟。所以想研究子書，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釋工夫不可。注釋必要所注所釋確是原文，否則『舉燭』『鼠璞』，動成笑話，而真意愈晦。不幸許多古書，展轉傳鈔傳刻，譌舛不少。還有累代妄人，憑臆竄改，越發一塌糊塗。所以要想得正確的注釋，非先行（或連帶着）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。清儒對於子書（及其他古書）之研究，就順着這種程序次第發展出來。

注釋之學，漢唐以來已經發達的很燦爛；清儒雖加精密，也不能出其範圍。所以不必多講。校勘之學，爲清儒所特擅，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；他們注釋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，大半因爲先求基礎於校勘。所以我在論次他們校注的古書以前，先把『清代校勘學的特質』說說。次段所說，不限於校勘古子，凡經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內。請注意。

校勘之意義及範圍有多種方法當然隨之而異。第一種校勘法是拿兩本對照，或根據前人所徵引，記其異同擇善而從。因為各書多有俗本傳刻，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結果發生譌舛，得着宋元刻本，或精鈔本，或舊本雖不可得見而類書或其他的古籍所引有異文，便可兩兩勘比是正今謬。這種工作，清初錢遵王（曾）、何義門（焯）等人漸漸做起。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。乾嘉以後學者箇箇都喜歡做。而最專門名家者莫如盧抱經（文紹）、顧澗蘋（廣圻）、黃蕘圃（丕烈）。次則盧雅雨（見曾）、丁小雅（杰）、陳仲魚（鱣）、吳兔牀（騫）、鮑以文（廷博）、錢警石（泰吉）、汪小米（遠孫）、蔣生沐（光煦）、張叔未（廷濟）、繆小山（荃孫）……等。這種工作的代表書籍，則羣書拾補（晁文）、士禮居題跋（黃丕思）、適齋文集（顧廣圻著）、經籍跋文（陳鱣著）、斟補隅錄（蔣光）、札迺（孫詒）……雅雨堂叢書（盧見經）、訓堂叢書（畢沅）、士禮居叢書（黃丕烈）、別下齋叢書（蔣光）……各書所附校勘記及題跋，武英殿板十三經注疏校勘記（阮元及其弟子著）……等。這種工作的成績也有高下之分。

下等的但能校出『某本作某』，稍細心耐煩的人便可以做。高等的能判斷『某本作某是對的』，這便非有相當的學力不可了。這種工作，很瑣碎，很乾燥無味，非有特別嗜好的人當然不必再去做他。但往往因一兩字的校正，令全段得正確解釋。他們費畢生心血留下這點成績，總值得我們敬服感謝。

第二種校勘法，是根據本書或他書的旁證反證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譌誤，前文所說第一種法，是憑善本來校正俗本。倘若別無善本或所謂善本者還有錯誤，那便無所施其技了。第二種法再進一步，並不靠同書的板本，而在本書或他書找出憑證，這種辦法又有兩條路可走：第一條路是本書文句和他書互見的，例如荀子勸學篇前半和大戴禮記勸學篇全同；韓非子初見秦篇亦見戰國策；禮記月令篇亦見呂氏春秋，淮南子；韓詩外傳和新序說苑往往有相重之條；乃至史記之錄尚書、戰國策、漢書之錄史記。像這類，雖然本書沒有別的善本，然和他書的同文便

是本書絕好的校勘資料。

例如「荀子勸學篇」，據「大戴記」可以校出脫句脫字，「譌字七八處」，因此可推想其他諸篇譌脫也

不少，可惜無別部的同文。這種校法雖比第一種已稍繁難，但只須知道這一篇在他書有同文，便可拿來比勘，方法還是和第一種同樣。更有第二條路是：並無他書可供比勘，專從本書各篇所用的語法字法注意，或細觀一段中前後文義，以意逆志，發見出今本譌誤之點。這種例不能偏舉，把「讀書難」等書看一兩卷，便知其概。這種工作，非眼光極銳敏心思極縝密而品格極方嚴的人不能做。清儒中最初提倡者爲戴東原，而應用得最純熟矜慎卓著成績者爲高郵王氏父子。這種方法好是好極了；但濫用他可以生出武斷臆改的絕大毛病。所以非其人不可輕信。

第三種校勘法是：發見出著書人原定體例，根據他來刊正全部通有的譌誤。第一第二兩種法，對於一兩箇字或一兩句的譌誤當然有效。若是全部書鈔刻顛倒紊亂，以至不能讀；或經後人妄改，全失其真，那麼，唯一的救濟法，只有把現行本

未索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，求得這書的著作義例。

凡一部有價值的著作，總有他的義例，但作者自己

寫定凡例的不多。然後根據他來裁判全書，不合的便認為譌誤。這種辦法，例如鄺

元道水經注，舊刻本經文注文混亂的很多。戴東原研究出經注異同的三個公例，

看下文本。把他全部釐正。又如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，原書寫法和後來刻

本寫法不同，每條的上下文往往相亂。我著的墨經校釋發明『經說首字牒經』之

例，看下文本。也把他全部釐正。又如說文解字經徐鉉及別的人增補竄亂，多非許

氏之舊。段茂堂王荦友各自研究出許多通例，也把他全部釐正。此等原屬不得已

辦法，卻真算極大膽的事業。所研究出的義例對嗎？那麼，撥雲霧而見青天，再痛快

沒有了。不對嗎？便是自作聰明，強古人以就我，結果把原書鬧得越混亂，墮入宋明

人奮臆改書的習氣。所以這種方法的危險程度比第二種更大，成績亦更大。萬不

可輕用。段氏的說文，還被後人攻擊得身無完膚哩！其他可想了。

第四種校勘法是根據別的資料校正原著者之錯誤或遺漏。前三種法，都是校正後來傳刻本之錯誤，力求還出原書的本來面目。校勘範圍總不出於文句的異同和章節段落的位置。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，更進一步對於原書內容校其闕失。換言之，不是和鈔書匠刻書匠算帳，乃是和著作者算帳。這種校法，也分根據本書根據他書兩種。根據本書者，例如史記記戰國時事，六國表和各世家各列傳矛盾之處便不少，便據世家列傳校表之誤，或據表校世家列傳之誤。根據他書者，例如三國志和後漢書記漢末事各有異同，或據陳校范誤，或據范校陳誤。又如元史最惡劣。據元祕史聖武親征錄等書校其誤。這種工作，限於史部，經子兩部卻用不着。這種工作，若把他擴大，便成獨立的著述，不能專目爲校勘。但目的若專在替一部名著拾遺補闕，則仍屬校勘性質。清儒這種工作的代表著述，其徧校多書者，則如錢竹汀二十一史考異，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之類。其專校一書者則如梁曜北

玉繩
史記志疑，施研北國朝金史詳校之類。

以上四種，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學了。別有章實齋校讎通義裏頭所討論，專在書籍的分類簿錄法，或者也可名爲第五種。但既與普通所謂校勘不同，故暫不論。

右五種中，前三種算是狹義校勘學，後兩種算是廣義校勘學。狹義校勘學經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經驗，已造成許多公認的應用規律。俞蔭甫古書疑義舉例的末三卷便是這種公例的集大成。欲知此學詳細內容，宜一讀。此書所舉規律，還是專屬第一二種的規律。因第三種無一般的規律可言。

清儒之校勘學，應用範圍極普遍，本節所舉成績，專重先秦諸子及幾部重要古籍。其正經正史等已詳彼部，此不多述。

凡校勘諸子多帶着注釋。所以下文論列各書，校釋雜舉，不復細分。

校釋諸子（或其他古籍）之書，蒼萃成編，最有價值者，其一爲盧抱經之羣

書拾補。抱經所校各書，有多種，已將新校本刻出。其目大概都見下文。贗下未刻者有許多

校語，批在書眉，把他彙成此書。大率用第一種校法爲多，用第二種者亦間有。其二

爲王石臞之讀書雜誌。所校爲逸周書，戰國策，史記，漢書，管子，晏子春秋，墨子，荀子，

淮南內篇共九種，末附以漢隸拾遺。石臞應用第二種校法，最精最慎，隨校隨釋，妙

解環生，實爲斯學第一流作品。其三爲俞蔭甫之諸子平議。所校爲管晏，老墨，荀列，

莊商，韓呂，董賈，淮南，揚共十五種。蔭甫私淑石臞父子，刻意模仿。『羣經平議』模

『諸子平議』模仿但他並非蹈襲，乃應用王家的方法，補其所未及。所以這部書

很足以配上石臞。

以下把他們校釋過的書分部敘論：

(一) 荀子

荀子與孟子同爲儒家兩大師，唐以前率皆並稱，至宋儒將孟子提升爲經，而荀子以『異端』見斥。其書黷昧了七八百年了。乾隆間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論，荀卿子年書，俱見述學內篇。於是荀子書復活，漸成爲清代顯學。其書舊注只有唐楊倞一家，尙稱簡潔，而疏略亦不少。刻本復有譌奪。容甫蓋校正多條，然未成專書。專書自

謝金圃墉盧抱經之合校本始。今浙刻二十二子本所採是也。書中列輯校名氏，除盧謝外，尙有容甫及段茂堂吳兎牀趙敬夫（曠）此本雖謝盧並名，然校釋殆皆出抱經。

明一朱文游（奐）五人。校讎，悉出抱經。參互考證，遂得藏。在咸同以前，洵爲最善之本。盧校出後，顧

澗蘋復據所得宋本續校若干條爲荀子異同，卷一附輯荀子佚文。郝蘭皋亦爲荀子

補注，卷一劉端臨台拱爲荀子補注，卷一陳碩甫奐爲荀子異同，陳觀樓昌齊爲荀子正

誤，卷數俱詳。皆有所發明。而王石臞讀荀子雜誌卷八較晚出，精闢無倫。諸家之說時亦

誤，卷數俱詳。皆有所發明。而王石臞讀荀子雜誌卷八較晚出，精闢無倫。諸家之說時亦

甄採。惟陳觀樓似未見採（？）觀樓極次則俞蔭甫荀子平議，四體例同石臚。自爲石臚所推，其書已佚可惜也。

顧郝至王俞，皆條釋別行不附本書。最後乃有王益吾先謙著荀子集解二十卷。自

楊倞至清儒諸家說網羅無遺。而間下己意，亦多善解。計對於此書下工夫整理的

凡十五家。所得結果令我們十分滿意。

(二) 墨子

戰國時儒墨同稱顯學。漢後墨學之廢既二千年了，鄭樵通志藝文略載有樂

臺注，久佚。乾隆四十二年間汪容甫最初治此學，有校本及表微一卷，今不傳。見述學

及「『墨子敘』。而盧抱經，孫淵如，畢秋帆同時治之，秋帆集其成爲墨子注十六卷，

以乾隆四十八年成。今經訓堂叢書本是也。浙刻二十二子本采之。畢注前無所承，其功蓋等

於茂堂之注說文。秋帆自序稱「盧孫互校此書，略有端緒。沅始集其成：大約淵如自有校本，而秋帆所校則抱經相助爲多。」

又淵如爲畢注作敘，稱翁覃谿方其後顧澗蘋又據道藏本重校寫定一通，專務

是正文字。繼則王石臞摘條校注爲讀墨子雜誌六卷。俞蔭甫著墨子平議三卷。蘇

爻山

時學

著墨子刊誤若干卷。

爻山廣西藤縣人。甫先生爲之序，稱其

不聞有他種著作。此書陳闡甫先生爲之序，稱其正譌字改錯簡，渙然冰釋。

怡然理順。『（東塾集卷三）孫仲容已采而洪筠軒願煊戴子高望亦各有所校釋。

其說入『問詁』。』不知原書今尙存否。』至光緒間已刻成。孫仲容論『覃思十

年』原序。集諸家說，斷以己所心得，成墨子問詁十四卷。復輯墨子篇目考，墨子佚

文，墨子舊敍合爲附錄一卷。復撰墨子傳略，墨子年表，墨學授考，墨子緒聞，墨學通

論，墨家諸子鈎沈各一篇，合爲墨子後語二卷。俞蔭甫序之謂其『整紛剔蠹，觚摘

無遺。旁行之文，盡還舊觀。訛奪之處，咸秩無紊。自有墨子以來，未有此書。』誠哉然

也。大抵畢注僅據善本，雖正，即吾所謂第一種校勘法。略釋古訓。蘇氏始大膽刊正錯簡。仲容

則諸法並用，識膽兩皆絕倫，故能成此不朽之作。然非承盧畢孫王蘇俞之後，恐亦

未易得此也。仲容於修身，親士，當染諸篇能辨其僞，則眼光遠出諸家上了。其附錄

及後語，考討流別，精密閎通，尤爲向來讀子書者所未有。蓋自此書出，然後墨子人可讀。現代墨學復活，全由此書導之。此書初用活字版印成，承仲容先生寄我及讀周秦子書之興味，皆自此書導之。附記誌感。古今注墨子者，固莫能過此書；而仲容一生著述，亦此書爲第一也。

同時有王壬秋亦爲墨子注。鮮所發明，而輕議盧畢所校，斥爲「淺率陋略」。徒自增其妄而已。惟對於經說四篇，頗有新解，是其一節之長。他又將大取篇分出一半，別自爲篇，名爲語經，可謂大膽已極。要之壬秋頗有小慧，而學無本原。學問已成的人，讀他的書，有時可以助理解，初學則以不讀爲妙。鄭叔問（文焯）著有「墨子故」十五卷，未刻。

墨子七十一篇中最宏深而最難讀者，莫如經上下，經說上下，大取小取之六篇。晉魯勝曾爲晉辯注，惜久佚。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。其敍僅見晉書隱逸傳。畢注於他篇雖多疏略，然尙有所發明；獨此六篇，則自稱「不能句讀」。惟彼據經上篇有「讀此書旁行」

一語，於篇末別爲新考定經上篇，分上下兩行橫列。最初發見此經舊本寫法，不能

不算畢功勞，其後丁小雅杰、許周生宗彥皆提出經說四篇特別研究。今皆不傳。見孫

志祖讀書錄。

次則張皋文作墨子經說解二卷，用魯勝『引說就經之例』，將四篇逐

條拆開，各相比附。眉目朗然。這是張氏功勞。自畢秋帆與孫淵如函札往復，已發見

此四篇多言名學。

看畢注本『經上篇』後孫星衍跋語。

而鄒特夫

伯奇

則言墨子中有算術有光學

有重學，以告陳蘭甫而著其說於所著學計一得中。自是墨經內容之豐富，益爲學

界所注視。孫氏問話，於他篇詮釋殆已十得八九；獨此四篇者，所釋雖較孫張稍進

步，然遺義及誤解仍極多。鄭叔問既注墨子全書，復爲墨經古微二卷。惜未刻不可

得見。章太炎

炳麟

國故論衡中有原名，明見諸篇始引西方名學及心理學解墨經，

其精絕處往往驚心動魄。而胡適之

適

著中國哲學史大綱，惟墨辯一篇最精心結

撰，發明實多。適之又著小取篇新詁，亦主於以西方名學相引證。我自己也將十來

年隨時割記的寫定一編名曰墨經校釋。其間武斷失解處誠不少，然亦像有一部分可供參考，其後有樂調甫著讀梁任公墨經校釋，雖寥寥僅十餘條，然有卓識，明於條貫。其最大發明在能辨墨學與惠施一派名學之異同。最近則章行嚴士釗常爲討論墨經之短文，時有創獲。而伍非百著墨辯解，故從哲學科學上樹一新觀察點，將全部墨經爲系統的組織。吾雖未細讀其書，然頗信其爲斯學一大創作也。蓋最近數年間，墨經諸篇爲研究墨學之中心，附庸蔚成大國。不久恐此諸篇將發揮無餘蘊，墨學全部復活了。

(三) 管子

管子舊有尹知章注，譌題爲房玄齡。其注頗淺陋。明劉績頗有糾正，亦得失參半。嘉慶初王石臞伯申父子初校此書，時與孫淵如商榷。淵如亦自有所校，而以稿屬洪筠軒。顧煊筠軒采孫王校刪其重複，附以己說，成管子義證八卷。嘉慶十七年成。其